

# 卷八十五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八十五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大部上 天 日 月 星 雲 風

天

周易曰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 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 健 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 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焉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

一以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喜怒哀 喜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春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

北 故天周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天 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嶠漢書曰靈帝時遂使鈎盾令宋典繕治南宮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外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懸於堂及雲臺殿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南道之費魏略曰明帝徙長安謂鍾簾駱馳銅人承露盤折銅人不可致留住往霸又列坐於司馬門外 晉諸公贊曰司馬摸居關中鑄環銅人鑪簾爲金器以易穀 世語曰太康八年凌雲臺上生銅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鑄銅屋贊 晉郭璞亦銅贊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宰表 梁沈約爲柳世隆上銅表曰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圓法漢世幾厝資於貫朽名鑪化金良工盡藝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苑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內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四

藝文類聚卷第八十五

百穀部 穀 禾 稻 秈 黍 粟 豆 麻 麥  
布帛部 素 錦 絹 綾 羅 布

穀

爾雅曰中有岱岳五穀 魚鹽生焉穀不熟爲饑仍饑爲荐言太山有魚鹽之饑也不熟五

連歲不熟周官曰揚州 荊州宜稻豫州宜種麥青州宜稻麥兗州宜三種

雍州宜黍稷幽州三種 冀州宜黍稷并州宜五種五種黍稷菽麥 太宰九

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 九穀黍稷麻大麥 禮記曰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

于上帝謂以上辛郊天也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

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又曰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黍稷

之屬於命百官始收斂候秋氣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噉二穀不升曰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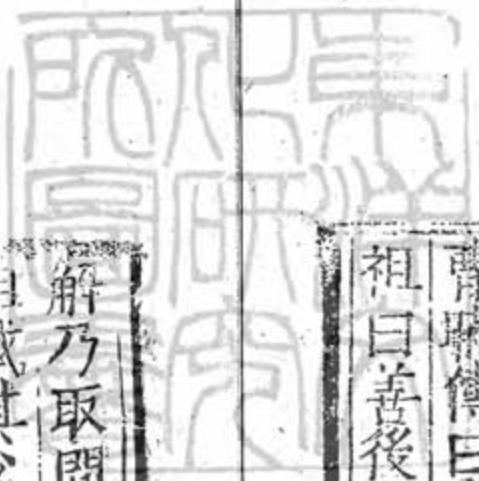
三穀不升曰饑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大侵則君食不兼味臺

榭不塗有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 墨子曰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

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饑五



穀不孰謂之大侵則大夫以下損祿五分之一旱則二凶則三餽則四飢大侵則盡祿廩食而已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 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益種之京房易逆刺曰天雨穀歲大熟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天下野穀旋生麻菽尤盛 又曰欲征匈奴與賓固等議皆以為塞外草美馬可不須穀按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言當與穀事具馬篇論衡曰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蔽地視穀形若粢而黑此夷狄地生穀也夷狄不食穀生於草野成熟委於地遭疾風與之俱飛風衰穀集中國中國見之謂天雨穀也 風俗通曰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之為強弱也建武之初軍役亟動牛亦損耗農業頗廢米石萬錢天愛斯民扶助聖主事有徵應於是旅穀彌望野鹵 被山曹瞞傳曰太祖嘗賦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以小斛量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 斯衆太祖謂主者特當借汝死以厭衆不然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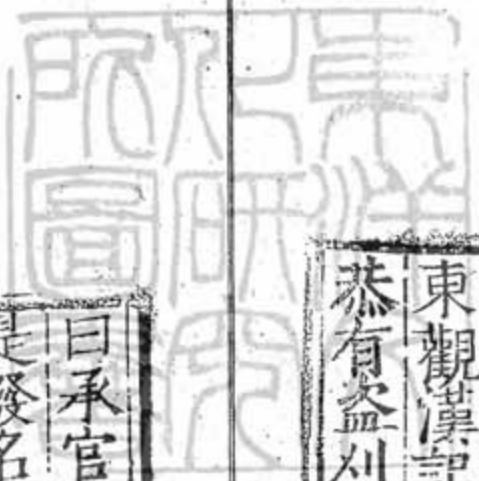
斛乃取問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 王肅喪服要記曰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五穀囊乎公曰不也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為 魏志曰袁渙字曜卿為魏國郎中今及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親舊也 江表傳曰諸葛亮聞恪伐徐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傑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 王隱晉書曰鄧攸為吳郡吳人飢荒攸輒出臺倉賑之被劾輒出穀攸歎曰善不可為也 幽明錄曰琅琊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晉陵家甚貧耗常假乞自給穀在園中計日月未應盡而早以空罄始者故謂是家中相竊盜故復封檢題識而耗如初後有宿客遠來至 口見數人 檐穀從門出客借問諸葛在不答云悉在客進語訖因問卿何得大糶穀 主人云告乞充口云何糶之客云吾向來逢見人檐穀出為是何事主人 兄弟相視竊自疑怪人看封



題儼然如故試開圖量視無十許斛知前後所失非人為之也魏陳  
 王曹植魏德論詎曰於穆聖皇仁暢惠渥辭獻減膳以服鯨獨和氣致祥  
 時雨滲漉野草萌變化成嘉穀啓梁元帝上穀充軍糧啓曰臣聞金城  
 千仞必資守粟革車千乘其在饋實願武車綏旌列飛鴻之行陳奉辭受  
 脈揜摯獸於貙虎賈逵渠水雖曰難蹤梁習勸農竊知自勉

禾

說文曰禾嘉穀也以二月而種八月始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 山海經  
 曰崑崙墟上有木禾禾長五尋穀類尚書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  
 子王命歸周公于東作歸禾畝隴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共為一穗左  
 傳曰鄭祭足帥師取成周之禾 孝經援神契曰德下至地則嘉禾生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 史記曰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者  
 北里之禾所以為盛北里淮南子曰后稷辟土墾草而不能使禾冬生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一莖九穗王部又曰淳于  
 恭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自伏草中盜去乃起事具人續漢書



曰承官琅耶人也常在蒙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認之官便推與而去由  
 是發名事具人部讓篇古今汪曰和帝元年嘉禾生濟陰城陽一莖九穗 安帝  
 延光二年嘉禾生九真百五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吳志曰赤烏七年  
 宛陵言嘉禾生 又曰會稽言嘉禾生改年為嘉禾 晉起居注曰武帝  
 世嘉禾三生元帝世嘉禾三生其莖七穗 續搜神記曰廬陵巴丘人  
 冕者世以田作為業年常田數十頃家漸富晉太元初秋收已過穫刈都  
 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先即便更獲盈倉於此遂巨富 夢書曰  
 禾稼為財田之所出夢見禾稼言財氣生論魏陳王曹植魏德 論謳  
 曰猗嘉禾惟穀之精其洪盈箱協穗殊莖昔生周朝今 植魏庭獻之廟  
 堂以昭祖靈贊宋孝武帝清暑殿亮嘉禾贊曰維殷與周有穗表禎祥  
 乎合矣超瑞高亮非原非澤乃瑞乃靈庶藉天貺廣茲化清

稻

爾雅曰稌稻也說文曰廣雅曰稻穗謂之禾 廣志曰有紫芒稻亦穰稻  
 白米稻南方有蟬鳴稻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 吳志曰鍾離



牧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田種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取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民江表傳曰孫亮五鳳元年交趾稗草花為稻會稽典錄曰夏香有盜刈稻者香助收之盜者懸送以還香香不受

杭

說文曰杭稻屬也廣雅曰秬杭也廣志曰稷有烏杭黑穰鄭氏婚禮謁文贊曰杭米馥芬婚禮之珍魏文帝與朝臣書曰江表唯長沙名有好米何時此新成稷稻邪上風炊之五里聞香表准觀殊俗曰河內青稻新成白稷梁庾肩吾謝賁粳米啓曰出梁國租兼水陸之殊品伊尹說而不至石崇豪所禾及遇處嘿之得賓同朋之舉著長河可塞上德無訛又謝湘東王賚米啓曰味重新城香踰澇水連舟入浦似彥伯之南歸積地為山疑馬援之西至不待候沙同新渝之再熟無勞拜石均遼倉之重滿前恩未遠次淫仍流墨翟假以故書裴楷惠其國賜又答湘東王賚

稷米啓曰竊以農夫力耕時逢儉歲踈賤時澤必取豐年椽斛瀉珠陶量翻庭委玉欣見馬圖

黍

爾雅曰秬黑黍秠一稗二米漢和帝時任城生說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黍膏稷禮記曰仲夏之月農乃登黍毛詩曰黍離閔宗周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又曰今適

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耔耘苗疑又曰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呂氏春

秋曰飯之美者南海之秬秬黑黍韓子曰韓昭侯之時黍種嘗貴妙有昭侯令

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而菜之又曰孔子侍坐於魯哀公設桃具黍哀

公曰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噉桃左右皆掩口失笑公曰黍者非飯之也

以先桃之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為上盛

菓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於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

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賤之下是侵上忽下也史記封禪書曰管

仲說相公曰古之封禪鄒王黍所以為盛鄒山淮南子曰渭水多力而宜



黍 東觀漢記曰承官將妻子入 華蓋蒙陰山谷耕種禾黍具古今注  
曰宣帝元康四年長安雨黑黍粟 和帝元興元年黑黍穗一禾二實或三  
四實生任城得粟三升八升以種 宗廟晉稽含孤黍賦曰余慎終屋  
之南榮有孤黍生焉因泥之濕遭 雨之潤宿昔芽蘗滋茂甚速塗燥根淺  
忽然萎殞深感此黍不韜種以待 貧榮棄本寄身非所自取彫枯不亦  
宜乎

粟

爾雅曰薺赤苗也白苗薺未熟粟也又曰粢稷也今江東呼粟為粢說文曰  
粟嘉穀實也粟之為言續也 罔 晉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  
作陶冶斤斧破木為杵鉏耨以墾 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菓蔬之實 左  
傳曰鄭飢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二十展之命餽國人粟戶八鍾 又曰冬  
晉荐饑乞糶于秦秦伯輸粟于晉 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泥舟之役 論  
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 粟子曰與之金子華孔子弟子公西赤  
也請益曰與之庾六斛四升曰庾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

急不繼富非冉有與之太多又曰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讓不子曰無以與

爾鄰里鄉黨平無止其辭惟書說禾曰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 六韜曰

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事具帝王部晏子曰北郭騷見晏子託

以養母晏子分倉粟府金以遺之騷辭金受粟 春秋說題辭曰粟五變

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祭謂之粟四變曰米五變而蒸飯可食稟受五行

五變乃孔叢子公儀曰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 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

束脩子思曰為費而無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酒是辭少而受多也於

義無名於分則不全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仍不幸而貧至及困乏將絕先

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飲讌也方乏於食而乃飲燕非

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之 又曰季相子以粟十鍾餼夫子受而

班門人之無者子貢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今而施人無乃乖彼意乎

子曰吾受而不辭為季孫之惠受不為富惠於一人豈若數百人哉 莊

子曰莊周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

周忿然曰若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事具人商君書曰金一兩生



境內粟一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因好  
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府庫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金粟兩生倉府  
兩實國強 呂氏春秋曰飯美者不周之粟 史記曰伯夷叔齊聞西伯  
善養老往歸焉值武王東伐紂即馬諫左右欲刃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  
而去之武王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 又  
曰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豪桀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  
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至貴已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  
富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  
可食也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糶無敢以粟於是倉無  
糶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糶吏以請曰糶食鳧鴈為無費也今求糶  
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糶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爾知  
也夫百姓餉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墮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上食  
也柰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小計而不知大害 新序漢書曰東方朔曰侏  
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

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  
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分爭之心 又曰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龍

始視鳥跡之文而造書者也有書契則作爲萌生 生則去本 說苑曰高平  
越未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 爲雨粟

王遣使者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相收邑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

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謂臣曰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謂之曰

待吾南見河堤之君決江淮之水灌汝口魚曰爲命在須臾及須決淮之

水此至還必求吾於枯魚之肆今高平貧窮故遣 臣詣君貸粟乃須租收

粟至者大王必求臣死人之慕 古今注曰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

地節三年長安雨黑粟竟寧元年南陽山都縣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如

小豆小者如麻子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仰歎天爲雨粟 桂陽先賢書

贊曰成丁柳人能達鳥鳴爲郡王簿與衆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糞

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 益部者 載 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  
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夫穀帛實天下之命衛尉  
前上蠶法今上農事人所忽略衛尉勤之可謂忠 國憂民之至 漢書



錯上書曰利民欲者莫如用爵致粟矣能以粟拜爵者皆民之有餘者也  
取有餘以給塞下之食則富人有爵而貧民損益於征賦矣此以有餘補  
不足而貧富之民各得其願也

豆

物理論曰菽者衆豆之惣名 龍魚河圖曰歲暮夕四更中取二七豆子  
二七麻子家人頭少許髮合麻子豆著井中祝勅 井吏其家竟年不遭傷  
寒辟五温鬼 管子曰桓公比伐山戎以戎菽遍 布於天下事具武部  
征討篇  
鷓冠子曰雨葉蔽目不見太山雙豆塞耳不聞雷 霆事具天  
部雷篇史記曰棄爲  
兒時好種樹麻菽麥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相友黨母  
過仲叔共啜菽飲水無菜茹 又曰劉平嘗爲餓 賊所劫叩頭曰老母飢  
少氣力待平爲命願得還飯食毋馳來就死涕泣 發於肝膽賊即遣去乃  
撫三升豆以謝賊恩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 南陽雨豆 吳志曰趙  
達善筭使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知其數 王隱晉書曰時王浚稱  
制邊垂潛使人問霍原原不荅浚旣銜之有遼東 內從三百餘人依山爲



賊意欲劫原爲王亦未能行時有詿 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豆者爲  
崔浚遂害原懸其首諸生悲哭其中 鄴中記曰石勒諱胡胡物改名  
名胡薺曰麻餅胡綏曰香綏胡豆曰 國豆 笑林曰有人弔喪并欲賈物  
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人荅曰錢布 穀帛任卿所有耳困賈大豆一斛相  
與孝子哭喚奈何已以爲問豆荅曰 可作飯孝子哭復喚窮已曰適得便  
窮自當更送一斛 雜五行書曰常 以正月曰亦用月米以麻子七枚赤  
豆二七枚著井中辟温病甚神效與  
龍魚河圖語  
異故重取張翰豆羹賦曰乃  
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英是刈是穫充 簞盈篋香饌和調周疾赴急時御一  
杯下咽三歎時在下邑頗多艱難空 匱之厄固不綴惟追念昔日啜菽永  
安

麻

爾雅曰臬麻臬實臬麻  
子也臬字麻母 直麻之廣雅曰臬麻也 毛詩曰  
丘中有麻 又曰東門之池可以沤 麻 又曰麻麥蒙蒙蒙蒙  
茂也禮記曰  
仲秋之月天子乃以大嘗麻先薦寢 廟麻新  
廟淮南子曰汾水濛濛而宜麻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友嘗遺其生麻仲叔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風俗通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晉郭璞麻蕘曰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

麥

毛詩曰爰采麥矣沫之北矣 左傳曰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溫也蘇氏邑又曰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烝烝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六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烝云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家語曰宓子賤爲單父宰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皆使出獲麥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賤不聽俄而齊寇建乎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曰民寒耕執芸曾不得食可不哀哉猶可有告而子不聽非所以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發也且單父得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割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赦然媿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賈誼書同



莊子曰儒以禮詩發家小儒曰 中有珠詩曰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斃死何含珠爲轉與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故殷墟見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黍禾油油 漢書曰武帝外事四夷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五穀最重粟麥 東觀漢記曰高鳳南陽人誦讀書夜不絕妻嘗之曰曝麥於庭以竿授鳳令護雞受竿誦經如故天大雷暴雨淹流鳳留意在經史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 又曰張堪爲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事具職官續漢書曰相帝時童謡曰小麥青青太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勅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爲軍師不可殺謂自刑因援劒割髮以置地 諸葛恪別傳曰孫權嘗饗蜀使費禕禕停食姓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庶稱善焉 博



物志曰近世有田夫至巧而不自覺也其婦稱之猶不自信乃削木爲麥入市巢之余者無疑歸磨乃覺非麥 晉中興書曰符健洪弟三弟健陰圖關中陽使其徒種麥示無西意 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殺之 又有母病寤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熟麥而進之文舉聞之特賞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盜而不罪者以爲勤於母飢哭而見殺者以爲形慈而實否 魏黃觀曰今年麥苗雖好臨熟多雨而悉復偃壞小麥略盡惟穡麥大麥頗得半收耳

素

釋名曰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飾也 毛詩曰素衣朱纁 禮記曰天子素帶朱裏 范子計然曰白素出三輔 楊維谷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街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筆資田素三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鈔擿次之鈔槩二十七歲於今矣 事具雄 東觀漢記曰鄭叔守正盡節賜據素六十四由是顯名 班固與弟超書曰今晉曰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馬蘇合香闐登 益鉄 論曰縞素不能自分其繼墨 賢聖不能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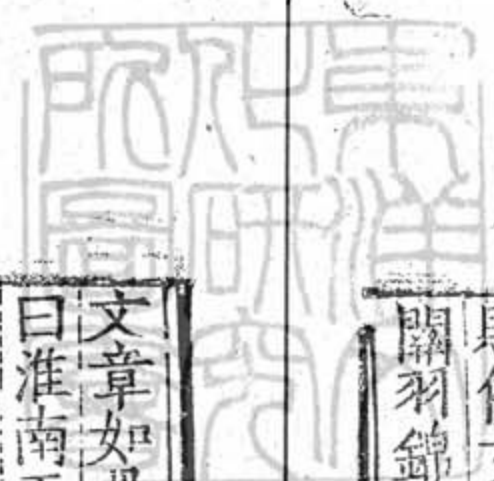
治其亂也 古詩曰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織練日一匹織素五丈餘以縑持比素新人不如故 漢班婕妤擣素賦曰若乃廣儲懸月暉木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瓊珮之精鳴若乃盼昧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於是投杵杵叩玫砧擣聲爭鳳音格公虛而調遠挂田貞而響沉散繁輕而浮捷節踈亮而清深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颺之近遠或連躍而更投或暨舒而長斂修長袖於妍袂綴牛月於蘭襟長纖手於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計脩路之遐曼恐芬芳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

錦

說文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毛詩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又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 斐兮成是貝錦 襄非也 彼諸人者亦以太甚 左傳曰狄滅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成曹歸公乘馬夫人魚軒 魚軒夫人車重錦三十兩者以二文雙行



故曰兩又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居否尹何子皮曰使  
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矣子產曰不可子有美錦不使入學製焉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宮邑之重墨子曰古  
之人未知為衣服衣皮毛今則厚歛百姓以為錦繡文采靡曼之衣說  
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  
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  
賊心為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漢書曰  
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則乃懷  
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四匹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  
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漢官典職曰尚書郎入直中官  
供錦杖魏文帝詔群臣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似魏志曰景初中  
賜倭女王絳地蛟龍錦五匹蜀志曰先主平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  
關羽錦各千匹環氏吳記曰蜀遣使吳齊重錦千端異物志曰錦鳥



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績采文俗人見其端正似錦因謂之錦鳥神仙傳  
曰淮南王為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世說曰石崇錦步鄴四十  
里古詩曰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啟梁皇太子謝勅齊魏國啟獻  
錦等所曰山羊之毳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錦猶見胡綾織大  
秦之苴戎布紡玄菟之花梁元帝為江夏王安豐謝東宮齊錦啟曰舒  
將並石堪來暮雨繁持結纜剩可蕩舟秦川書字妙八體鄴縣登高真堪  
九日宋姬贈馬未足為榮馮媛乘車方茲非寵又謝東宮齊辟邪子錦  
白福等啟曰江波可濯豈藉成都之水登高為艷取映鳳皇之文至如鮮  
潔齊純聲高趙菽色方藍浦光譬靈山試以照花含燭銀之狀將持比月  
亂含璧之暉

綸

廣雅曰繁縷鮮文縠綃也華嶠後漢書曰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  
夜入其家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  
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



投于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今遺絹二疋自是  
縣無復盜竊 魏略曰文帝在東宮嘗從曹汝貸絹百疋洪不肯與及洪  
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上書謝 孔舒元在窮記曰賊來入門時家見在  
絹布三千餘疋及衣被器物皆令婢使輦出著庭中恣其所取由是皆競  
取財物不暇復見殺 王公卿禮秩曰品第一者春賜絹百疋秋賜二百  
疋 王隱晉書曰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答初不識此事尼曰昔  
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賊盜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也今君左  
右有屋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疋  
晉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為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  
車馬童僕威自馭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  
疋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  
以為汝糧耳 事具官職 部列史篇 又曰相温入蜀聞有善星者夜執其手於星下問  
國祚脩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大無虞五十年外不論耳温  
不悅送絹一疋錢五千與之星人詣主簿習鑿齒曰令受旨自裁乞命為

標揭棺木問其故曰賜絹令僕自絞乞錢以買棺故知之耳鑿齒曰君幾  
誤死君聞予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絹以錢君錢供資糧是聽君去耳星  
人喜以言詣温温笑曰君三十年看傳書不如一詣習主簿也 擅書曰  
石勒參軍周雅為館陶令盜官絹數百疋下獄後每設大會使與佻兒著  
介幘絹單衣優問曰汝為何官在佻中曰本館陶令計二十數單衣曰  
政坐耳是故入輩中以為大笑 **表** 梁沈約謝立皇太子賜絹表曰臣聞  
重離在天八紘之所共仰明兩作貳萬國所以咸寧太子體岐弱載表睿  
冲茂典冊既升休祚方遠率土含歡遐邇均抃天情載洽慶賜必周幣帛  
嘉貺猥班庸劣 **齊** 梁沈約謝賜軫調絹等啓曰霜紈雪委霧縠冰鮮昔  
劉氏歸國未聞漢儲之禮曹植還蕃非降魏兩之賜恩愈狂道童深束帛  
又謝安出門官賜絹綺獨啓曰相室金縷本非所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  
慈澤曲臨珍華兼重製為美服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 又謝勅  
賜絹葛啓曰素采氷華綺文霜絮變溽暑於閨閣起涼風於襟袖 梁庾  
有吾峇武陵王齊絹啓曰清河之珍丘園慙其束帛關東之妙潛織陋其



卷箱遂使鶴靈霄疑輕絺立變鴈風朝急冷服成温 周王褒謝會綰啓  
曰似逐安車之徵如輕殿中之對臣善識山川應圖方丈脫能臨水必不  
棄書

綾

釋名曰綾者其文望之似冰綾之理也 太公六韜曰夏殷桀紂之時婦  
人錦繡文綺之坐席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侍女  
服紵綾之袿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綾白綾被 魏略曰大秦  
國有金縷雜色綾其國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為胡綾 符丕答謝 玄書  
曰今往大文綾羅各五十疋 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悉用瑠  
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飲食 荀勗為晉文王與孫皓書  
曰今餉雜色綾千端 晉令曰第六品已不得服今縵綾錦有私織者錄付  
尚方咸康起居注曰詔臨邑王使主范柳所貢物多降綾是其所珍可籌  
量增賜 啓 梁庾肩吾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曰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  
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此扁舟

獨反燕路有心載寶言歸銜珠無日 書 梁庾肩吾答餉綾綉書曰素同  
雪霜華踰綺綺長硯可曳無愧王門之賓廣袖將裁翻有城中之製

羅

釋名曰羅文羅疏也 太山黃庭經曰黃庭為不死之道受者齋九日金

蘭鳳文之羅四十疋 范子曰羅出齊郡 燕丹子曰荆軻左手把秦王

袖右手提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

琴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伏秦王

乃奮地而起遂殺軻 淮南子曰齊俗有詭文繁繡弱錫羅紈 王孫子

曰隨珠耀日羅衣從風 雍門子說孟嘗君曰今足下下羅帷來清風事

部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婢百餘人皆綾羅袴褶手擎飲食 綾事具

周庾信謝趙王賚皂羅袍袴啓曰懸機巧絲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

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

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於冒廣厦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

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禮記曰仲夏月毋暴布不以陰切又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尺廣狹不中量不霽於市左傳曰諸侯攻偃陽主人懸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偃陽主人懸布以外墜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中有水而亦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繆公乘龍理天下以黃帝布裹蒸棗至海而投其棗布故水亦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亦佯對之事具呂氏春秋曰戎人見暴布者問曰何以為此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熟灌灌可為莽莽也莽莽長兒灌灌韓子曰衛人有夫妻禱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必少也妻曰益則子將取妾矣史記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寶布又曰公儀休相魯見布好而疾出家婦燔其機又曰貨殖傳曰通邑大都布千鈞比千乘家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百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熾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在火中不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垢汙

以火燒之即清潔也事具烈女傳曰楚江乙母者楚大夫江乙之母也嘗

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郢都今湖南江陵有入王宮盜者今尹以罪乙請於王而

黜之處家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臺令尹侍焉王

謂母曰令尹信盜也寡人不為其富貴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

常法常法謂誣罪母曰令尹非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柰何對曰昔

孫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民不閉閉而盜賊自禁今令尹之法治也

耳目不明盜賊從橫是故盜妾之布是與使之何異王曰令尹在上寇盜

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為郢大夫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

子坐而黜之妾子亦豈知之乎終然坐之令尹獨何以不坐是為過也王

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讓金布曰妾豈

貧貨而干王哉王召江乙而用之漢書曰文帝徙淮南王長道中死時

民謠曰一斗粟尚可春一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又曰成帝

許皇后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又曰太公以布為貨廣二尺二寸為幅

長四又為疋華華嶠漢書曰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誅董卓有人書曰



字於布上負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愈卓入市布持矛刺卓兵士趣斬之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使民男女入山採葛作黃絲布獻之 吳王先賢行狀曰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以後將改過子既已有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曰是知耻惡知耻則善心將生故與勸為善也 典略曰蘇秦如趙逢其鄰子於易水之上從貸一疋布約償千金鄰子不與 廣志曰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淹織緝以為布 聖證論曰梁與時布有垢則洗之於火 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繅為絮皮圓當竹剥古綠藤績以為布 燕書曰宋該字宣弘為右長史太祖會群僚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愧辱之 俗說曰相豹奴善乘騎亦有極快馬有一諸葛即自云能走與馬等相車騎以百疋布置呼令豹奴乘馬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相與馬齊欲至垺頭去布三尺許諸葛一透坐布上遂得之 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老張温使蜀峻入內良久出語温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

卿而無麤者温嘉其能顯非 晉殷臣奇布賦曰惟泰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騰侯作鎮南方余時承乏忝備下僚俄而大秦國奉獻琛來經于州衆寶既麗火布尤奇乃作賦曰伊荒服之外國逮大秦以為名仰皇風而悅化超重譯而來庭貢方物之綺麗亦受氣於妙靈美斯布之出類禀太陽之純精越常品乎意外獨詭異而特生森森豐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禁焉靡休天性固然滋殖是由牙萌炭中穎發燼隅葉因焰絮翹與炎敷焱榮華寶焚灼萼珠丹輝電近彤炳星流飛耀衝霄光赫天區惟造化之所陶理萬端而難察燎無燥而不焦在茲林而獨昵火焚木而弗枯木吐火而無竭同五行而並在與大椿其相率乃採乃拊是紡是績每以為布不盈數尺以為布帔服之無數既垢既汗以焚為濯投之朱鑪載赫停而冷之皎潔凝白 啓 梁劉孝綽謝越布啓曰比納方綃既輕且麗珍邁龍水妙越鳥夷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